



司马光该不该砸缸

文/韩晓艳

图/马宏亮



金秋十月,笔者应邀去河南参加“全国作家看信阳”的采风活动,其间,和文友们一起参观了位于信阳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。来到这里,我才知道,这位北宋名相大名里的“光”,正是光山县的“光”,是他的父亲、时任光山县令的司马池以宦地之名为儿取名。光山人深谙司马光价值的现代利用,不仅司马光故居所在的宾馆冠以司马光宾馆,农业上也有司马光茶园……在参观中,谈起发生于此的司马光童年轶闻“砸缸救人”,有位笔友打趣道:“不知司马光砸的是谁家的水缸,若是自己家的还好,要是别人家的,司马光有没有被人追索被砸坏的缸钱?”同行者们闻言大笑,连说荒唐。可我笑过之后细想,司马光砸缸的风险,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呢。

北宋年间,这一口能装下小孩的大缸,烧制难度不低,怕也是价值不菲,绝对能抵得上小司马光一个月零花。可这孩子抄起石头,说砸就砸了,并没有斟酌砸了这缸会不会被爹爹责骂,也没有多想有什么办法不砸缸也能救人……想到这里,这小小的司马光,又让我多了一层佩服,他除了有砸缸救人的大智慧,还有以人的生命为第一位的大境界,有当机立断的大担当。

司马光该不该砸缸?也许大家都会想,生命和财产面前,当然是生命重要,司马光虽小,自然该明白道理,这何用专门夸赞。可我倒要说,未必。

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报载新闻,某女驾车带孩子出门,下车时误将孩子锁在车里后离开。幸好民警及时赶到,砸窗救出孩子,可是该女子不仅不道谢,反而急于查看车窗“伤情”,还质问民警有没有必要砸窗。瞧,与“问人不问马”的孔夫子正好相反,这世上从来就不缺“问马不问人”的蠢人。更有某些智叟式的人物,等到人被救出来了,就事后诸葛亮地大谈什么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”。

再拿当下的时事来说,今年年初,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,政府果断采取大规模的隔离措施之时,也有不少人担忧“经济运行风险”,“这么搞,GDP还要不要了?”限制人员流动、暂停商业活动、延迟企业开工……这些带来经济风险固然存在,但正如毛主席所说:“存地失人,人地皆失;存人失地,人地皆存。”只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,各种得失,不难权衡。

某些推崇“普世价值”的西方大国,却正好相反,更在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,在强大的资本力量影响下,为保住生产和消费,始终不愿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。凡此种种,正是舍不得砸缸救人的愚蠢。现实给了这种愚蠢有力的回击,等到他们发现不仅疫情扩散,更带来经济雪崩的时候,才悔之晚矣。

中国虽然经历了年初短暂的经济低迷,如今已大步走出低谷,成为万马齐喑的全球经济形势中“逆行”增长的亮点。这正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大境界、当机立断的大担当取得的大成功。从古代贤哲到现代领袖,从小小的司马光砸缸,到泱泱大国的治国理政,“以人为本”的大道,原本相通。

一个患者到小医院打针,叮嘱护士慢点打。可护士也许是打快针习惯了,照样速战速决。

或者是她以为这就是慢了,弄得患者疼得直叫。护士到医生房间说了这个情况,医生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:“别惯他那毛病。”

一句似乎脱口而出的话,泄露了说话人内心的傲慢与冷漠。也许,他们整天面对痛苦的面孔已经习以为常,引不起内心些微的反应;也许他们日复一日地机械操作,病人在他们眼里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物件,没有恐惧也没有痛感;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心里在想,我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,就这玩意儿,你爱吃不“歹”。

这种心态似乎病菌一样潜伏在许多人的心底。他们把别人正当的要求看做毛病,把本来应该做好的工作视为惯别人毛病。于是,许多事情就由小变大,由癣疥之疾变成肘腋之患。

这些年上访的事情接连不断,有的甚至集体上访,堵塞交通,发生冲突,把许多地方政府弄得焦头烂额。

细究起一些上访者的初衷,多数是一点小问题没给解决,一些小冤屈没给答复。本来就像碰破了一块皮,抹上一点红药水或贴上一个创可贴就好了。可有些人面对这小口觉得没什么了不起,连最简单的办法都不采取,结果伤口溃烂,变得更不好处理,也就更不愿处理。

其实,多数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,得寸进尺者总是极少数,只要相关部门别抱着傲慢

惯毛病

刘兴雨



和冷漠的态度,事情绝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可惜,许多人在事情刚出现时就抱着“别惯他那毛病”的心理,结果事情越闹越大。就像一些地方的老板,人家在你那干活,就应该按时给人开工资。可他们就像那钱能下崽儿似的,舍不得拿出来。到了寒冬腊月,人家急于回家过年,连个路费都没有,跟他要钱,他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无赖架势。逼得人家要跳楼。这时候,有些人还是那副傲慢的德行,甩出一句“别惯他那毛病!”就该吃该喝。不知他们长着怎样的心肝。有些老板不按要求给人补偿,人家不答应,就来硬的,找人拆人家房,理由也是不能惯他那毛病。

诚然,有些毛病是不该惯,比如小孩子不正常吃饭,家里人要端着碗追着喂;比如小学生不认真听课,在课桌里一个劲儿玩手机;或者是有的小孩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据为己有。

这些都属于不当行为,都是毛病,家长老师对这些毛病当然不宜惯。

可有些人嘴里的毛病,往往是别人正当的要求,是他职责范围内应该解决的事情。他由于所处的位置,别人有求于他,他就端起了架势。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他不重要,不这样就显得他不值钱。于是冷冰冰、牛哄哄,门难进、脸难看,怎能不让人心生怨气,怎能不激化矛盾。

其实,对百姓的痛苦冷若冰霜,对存在的问题一拖再拖,才是真毛病,这样的毛病才是真不能惯。

说“淡”道“泊”

迂夫子

于水,才有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之说。君子之交,就该如此,即使彼此三五载不见面,见面也如从未分开一般。相对地就有了“小人之交甘若饴”之说,整天腻在一起的哥们儿,觥筹交错,吆五喝六,貌似关系很瓷实,一旦因利因权有了争执分歧,往往会作鸟兽散。

洪应明说:“遍阅人情,始识疏狂之足贵;备尝世味,方知淡泊之为真。”人往往在阅遍人情之后才会知道,豪放不羁的人最该值得珍惜,因为他们疏狂的内质是坦诚相见,从不刻意掩藏;也只有在备尝世间百味之后才会品出,淡泊才是人间最真挚的东西。而这最真挚之物,也不过是三杯两盏淡酒,亦或是粗茶淡饭,甚至就是朋友之间的相对无言,默默关注……

“淡”,非无;有,却不执。“淡”的状态很微妙,属于若有若无的轻灵之境。“泊”,乃停泊,泛指止息。“淡泊”其实就是“甘于淡、止于淡”之意。粗茶淡饭不是淡泊,能过锦衣玉食却仍粗茶淡饭才是淡泊;轻车简行也不是淡泊,明明可以驾豪车前呼后拥却轻车简行才是淡泊。这“淡”与“泊”一旦携了手,人生便有了大气象、大境界。

淡泊之士能把一切看淡,能淡看一切,任你大千世界,花红柳绿,燕语莺声,我自淡然处之,宠辱不惊;守得住底线,不趋炎,不附势,不随波逐流,相信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淡泊,实乃人生大智慧。

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后,跑到五台山削发为僧,摇身一变成了智深和尚。智深和尚不参禅不打坐,整日饕餮酒肉,竟是个花和尚。一天,出山门,到半山亭,坐在鹅颈懒凳上发呆:“干鸟么!俺往常好肉每日不离口;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,饿得干瘪了!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,口中淡出鸟来!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!”“鲁智深大闹五台山”——都是酒肉闹的。

鲁智深向来口中走酒走肉爽惯了,哪受得了总唉青菜萝卜,自然“口里淡出鸟来”,百爪挠肝地想大碗酒、大块肉。现代人也一样,一日三餐,尽是粥饭菜蔬,时间一长,也会口里淡。若解舌尖上的寡淡,莫过于烧烤撸串儿:大块羊肉串串,洒上精盐、孜然、辣子面,架在炭火上烤得滋滋冒油,撸得铁签子直冒火星,嘴丫子流油。

国人的饭桌上讲究荤素搭配,浓淡相宜。例子不用别处找,《红楼梦》里便有。宝玉吃茶,直叫再淡些才好;刘姥姥牛饮,却喊着再浓些才行。宝玉每日里锦衣玉食,口体之奉满足,遍尝人间美味,舌尖上早已云淡风轻了;刘姥姥一乡野老妪,一辈子吃过的珍馐美味,也不过鸡鸭鱼肉,自然偏好重盐赤酱,味道越浓越好。

宋人邵雍《安乐窝中吟》:“美酒饮教微醉后,好花看到半开时。”酩酊大醉乃至断片儿,喝酒的乐趣就没了;微醺,有些酒意,还很清醒,不至于荒腔走板,刚刚好。花在蓓蕾,不见真容,一点姿色全无,若是全开,又太过恣肆,反而让人担忧它的凋零;还是半开的好,不浓不淡,符合中庸的审美情趣。与人交往则不能中庸,需淡忌浓。世间最淡之物,莫过